

〔英〕简·奥斯汀 著

理智与情感

北 京 出 版 社

理 智 与 情 感

〔英〕简·奥斯汀 著

吴力励译 张志明校

北 京 出 版 社

SENSE AND SENSIBILITY

By

JANE AUSTEN

理智与情感

〔英〕简·奥斯汀 著

吴力励 译 张志明 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94,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0

书号：10071·488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简·奥斯汀的另一部名著《傲慢与偏见》翻译出版多年，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这部《理智与情感》同属作家早期作品，可以说是其姊妹篇。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以同样朴实而细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英国逝去的年月里，透过恋爱与婚姻关系，而展现出来的几对青年男女及其他一些人物的心灵。



达什伍德先生把他向妹妹做了介绍

第 一 章

达什伍德家族定居在苏塞克斯已经很久了。他们拥有大笔财产，住宅就在产业所在地的中心——诺兰德苑林。这个家族多少代人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礼遇，他们在周围远近乡邻中博得了普遍的好评。这个产业已故的主人原是个高龄的单身汉，许多年来，都是他妹妹陪他一起生活，为他料理家务。但是他妹妹比他早去世十年，这使他的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弥补他妹妹之死所带来的损失，他邀请他的侄子亨利·达什伍德先生一家到他家来住。亨利先生是诺兰德苑林的法定继承人，这位老人呢，也正是打算把财产遗留给他。这位老绅士与他的侄子、侄媳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朝夕相处，日子过得很愉快。他越来越喜欢这一家人了。亨利·达什伍德夫妇不仅是出于利害关系，而且是出于好心，总是遵从老人的愿望，使这位老人受到了在他这样的高龄所能得到的一切安慰；同时，孩子们的欢快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亨利·达什伍德先生和前妻有过一个儿子；和现妻生了三个

女儿。他的儿子是个稳重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那过世的母亲有大笔财产，其中一半已经在他到达法定年龄时移交给了他，他享用着这笔丰厚的遗产。那以后不久，由于结婚的缘故，他又增加了一笔财产。所以，对他来说，继承诺兰德的财产就不象对他的妹妹们来说那么重要；因为，尽管父亲继承那笔产业后，可能使女儿们的财产有所增添，但女儿们的财产也依旧会是很少的。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而父亲也只有七千镑可供自由支配的财产；因为达什伍德先生前妻剩下的另一半财产也为她自己的儿子保留着，做父亲的只能在有生之年从中领取利息。

这位老绅士死了。人们宣读了他的遗嘱。几乎与所有其他人的遗嘱一样，这份遗嘱既叫人感到愉快，又叫人感到失望。老人既不是那样不公平，也不是那样不讲感情——他并没有剥夺他侄子的继承权；但是，他给侄子遗留财产的条件却使这遗赠的价值丧失了一半。达什伍德先生本来指望这份遗嘱对于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比对于他自己或儿子来说更为有利；然而，这份遗嘱却对于他的儿子和孙子——一个仅四岁的孩子——的利益给予了可靠的保证，使他自己无权通过索取这笔产业或者出售值钱的林木来供养那些对他来说最亲密、而且最需要供养的人。现在，整个产业为了那个孩子的利益被冻结了。那孩子在和他的父母偶然地到诺兰德来的时候，以两、三岁的孩子身上经常会有的那种吸引力：不准确的发音、迫切地要自行其是的愿望、许多灵巧的把戏和大嚷大叫等等，赢得了老人的欢心。这种欢心竟然胜过了他这些年来受到的他的侄媳妇和她的女儿们给予他的一切关心。然而，老人对她们也并不是不慈爱的，为了表示他对三个姑娘的疼爱，他留给她们每人一千镑。

达什伍德先生起初非常失望；但他天性快活、乐观，他满可以希望自己再活许多年，通过勤俭持家，从已经很大并且有可能



儿子和年仅四岁的小孙子

即刻得到改进的产业的收入中积攒起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来。但是，这笔拖延了许多时日方才到手的财产，属于他也仅仅只有十二个月。达什伍德先生没能比他的伯父寿命长多少；而他留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的财产，包括那笔新近获得的遗产在内，一共也只是一万镑。

达什伍德先生刚一知道自己已经生命垂危，就把他的儿子约翰·达什伍德叫来了，他尽其所能勉强支撑着病弱的身体，非常急切地委托儿子照顾其继母和妹妹们。

约翰·达什伍德先生不象家里其他的人那样富于情感，但他由于父亲在这样的时刻作出的这种性质的委托而深受感动，于是他答应，一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她们生活得舒适。这样的保证使他父亲心情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然后，约翰·达什伍德先生有时间去考虑一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能够为她们做多少事。

约翰·达什伍德这个年轻人的脾气还是不错的，除非对人冷淡、颇为自私自利可以说是脾气不好。但总的说来，他是很受人尊敬的，因为他在做自己应做的事时总是做得恰到好处。如果他和一个厚道些的女人结婚的话，他一定会比现在还受人尊敬，他本人甚至也会变得厚道起来；因为他结婚时很年轻，而且他非常宠爱他的妻子。但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的冷酷、乖僻更甚于他；她是个心胸更狭窄、更自私的人。

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在向父亲许愿时，打算赠给妹妹们每人一千镑来增加她们的财产。当时，他确实认为自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他自己的母亲剩下的那一半财产之外，每年有四千镑收入的前景，再加上他现在的定期收入，使他的心里暖洋洋的，也使他感到可以大方一些。“是的，我要给她们三千镑，这样做是非常慷慨、漂亮的；这足以使她们的生活舒适、安乐了。三千

镑！虽然要割舍这么可观的一笔钱，可我几乎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他整天都在考虑这件事，而且连续地想了许多天，没有后悔。

他父亲的葬礼刚刚结束，约翰·达什伍德太太事先并没有向婆婆打一下招呼，就和她的儿子和仆人们来到了。没有人能对她的到来加以指责，因为，从她公公死的时候起这所房子就是她丈夫的了。但她的做法太不礼貌了。达什伍德太太是个普通的人，具有一般人所有的情感，就她所处的境地来说，儿媳的无礼确实使她感到非常不愉快；但是她头脑中的荣誉感很强，她的心胸很开阔；以至于无论何人给予她或是使她受到了这类冒犯，都只能使她感到一种冷漠、无动于衷的厌恶之情。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的婆家的女眷们没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她；但是迄今为止，约翰·达什伍德太太还从来没有机会向她们显示出来；当环境需要她安慰别人的时候，她能够怎样漠不关心地对待。

达什伍德太太强烈地感到这种无礼举止，并因此十分鄙视她的儿媳。要不是大女儿的竭力劝阻使她首先考虑到离开的话是否合乎礼仪，要不是由于疼爱三个孩子，促使她后来决定留下来，并且为了她们避免同她们的哥哥闹翻，她会因儿媳的到来而早已永远离开这所住宅。

长女埃莉诺的劝告确实很起作用。她很有见解，有着冷静的判断力。因此，虽然还只有十九岁，她就足以胜任地做她母亲的参谋了。达什伍德太太一冲动，一般总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而埃莉诺为了大家的利益，会阻止达什伍德太太。埃莉诺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性情柔和，但感情很强烈；可是她知道怎样去抑制自己的感情。这种学问是她母亲也必须学习的，而她的一个妹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学习。

玛丽安的能力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和埃莉诺媲美。她敏感、聪

明，对所有的事都充满热情，以至对自己的悲哀、欢乐都不能有所节制。她宽宏大量，和蔼可亲、兴致勃勃；她具备一切优点，只欠慎重。她和她的母亲何其相似之至。

埃莉诺看到她妹妹的感情过于丰富，有些担心；但达什伍德太太对这种感情却极为珍视和爱惜。现在，母女俩在极度的哀伤中互相鼓励。她们一遍又一遍地主动重温、寻求并制造那种在开始曾经使她们极为伤心的痛苦。她们使自己完全沉浸在悲哀之中，在所有能提供不幸的回想中去寻求更多的不幸，并决心将来永远拒绝一切可能的安慰。埃莉诺也非常痛苦，但她还能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她能够同哥哥商议事情，能够在嫂子到来的时候接待她并给予恰当的关心；而且她还能尽量激励她母亲也同样费这份心，也同样克制自己。

小妹妹玛格丽特是个脾气好、性格好的孩子。但由于她已经深受玛丽安的罗曼蒂克情绪的影响，却又没有多少理智，而且她才十三岁，所以还不可能象两位年龄稍长的姐姐们那样懂事。

第 二 章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现在已经自命为诺兰德的女主人了，而她的婆母和小姑们则降格处于客人的地位。虽然如此，她仍温和而有礼貌地对待她们。她的丈夫也以对待除了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儿子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那种热情来对待她们。他还热情地力劝她们把诺兰德看作自己的家；而对于达什伍德太太来说，在她能够在附近找到一所房子安居之前，没有什么计划能比留在这

里更为可行，于是，她也就接受了他的挽留。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能使达什伍德太太忆起昔日的欢乐。因此，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是最符合她的理想的。在那充满欢乐的日子里，没有人比她的情绪更愉快，或者说没有人比她怀有更深切的对幸福的乐观期待；这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悲哀中她必然同样会胡思乱想而难以自己，没有什么能使她感到安慰，就象在欢乐中没有什么能减低她的快乐那样。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根本不赞同她丈夫打算为他的妹妹们做的事。从他们亲爱的儿子的财产中拿走三千镑，将会使他穷到最可怕的地步。她请求丈夫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他怎么能够允许他剥夺他自己的孩子这么大的一笔钱呢？何况还是个独生子。达什伍德小姐们和她丈夫只有一半血统关系，在她看来就等于根本没有关系一样，她们有什么权利来利用他的慷慨而得到这么大的一笔钱呢？众所周知，任何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都根本不会有感情；那么，她丈夫为什么要把钱给异母的妹妹们，来毁掉他自己，以及他们可怜的小哈里呢？

“一定要帮助他的遗孀和女儿们，”她丈夫回答说，“这是我父亲临终对我提出的最后要求。”

“我敢说，你父亲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十有八九，他当时已神志恍惚。如果他神志清醒的话，他就不会要求你放弃自己的一半财产，而不留给你自己的孩子了。”

“他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钱数，我亲爱的范妮；他只是一般地请求我帮助她们，要我做一些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来使她们过得舒适一些。假如我父亲把这件事完全让我自己处理的话，也许会有同样的结果。他绝不会设想我会置她们于不顾。但是既然他要求我许下这个诺言，我就只好遵从了，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诺言许下了，也就必须履行。不论她们什么时候离开诺

兰德到一个新的住宅去安居，那时，我都必须为她们做点什么。”

“那么，好吧，我们就为她们做点什么吧，但那点什么无须是三千镑啊。你想想，”范妮接着说，“这笔钱一旦拿出去，就永远不会归还。你的妹妹们全会出嫁的，这笔钱就永远地失去了。说实在的，如果这笔钱将来能归还给我们可怜的小孩子……”

“呃，当然啦，”她丈夫非常严肃地说，“那样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也许有朝一日哈里会抱怨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比如说，如果他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这笔钱会是很有用的一项收入呢。”

“那还用说！”

“那么，如果把这笔钱减少一半，也许对各方都更好些。五百镑就会使她们的财产增加许多了。”

“嗨，这样简直是最伟大的了！世上哪有这样的哥哥，能为他的妹妹们——即使是亲妹妹——做到你所做的一半呢！事实上，你和她们不过只有一半血统关系！而你却这样的慷慨！”

“我不愿意做任何吝啬的事情，”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与其做得太少，不如做得过分。至少，要做到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为她们尽的力还不够。就是她们自己也不会这样想的，她们根本不会有更多的奢望。”

“我们无从知道她们会希望些什么，”他的夫人说，“但我们不必去考虑她们的愿望。问题是，你的力量能够做到什么。”

“是的。但我想，就我的力量来说，我能够给她们每人五百镑。事实上，即使我不给她们增加这笔财产，她们的母亲死后她们每人也会有三千多镑。任何一个年轻女子，有这样一笔财产也都能够过得很舒适了。”

“啊，真是这样。而且，真的，在我看来，她们根本不需要再增加财产了。将会有一万镑供她们分享。如果她们结婚的话，

她们一定会过得很好；而如果她们不结婚的话，她们就可以住在一起靠一万镑的利息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

“千真万确。因此，从整体看来，我不知道是否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在她们母亲在世时，与其为她们，还不如为她们的母亲做点事情；我的意思是，类似给她一笔年金这样的事情。我的姊妹们会和她本人同样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好效果的。一年一百镑就会使她们都过得非常舒适了。”

他妻子对这个计划仍然稍稍有些迟疑。

“确实，”她说，“这要比一下子就拿出一千五百镑好些。但是，如果达什伍德太太再活十五年的话，我们可就完完全全地上当了。”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她连这一半的时间都活不到。”

“当然不能；不过，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能够拿到一笔年金，人们通常老是活着不死；而且她很强壮、健康，几乎还不到四十岁呢。提供一笔年金，可不是闹着玩的。年复一年，根本无法摆脱。你没意识到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我对支付年金的麻烦了解很多；因为我母亲就曾经根据我父亲的遗嘱，付年金给三个年老无能的仆人，结果让这事闹得狼狈不堪。这件事使我母亲讨厌透了。她必须每年两次付这笔年金；把钱交给他们也是件麻烦事；后来据说其中有一人死了，可是以后弄清楚了，根本没这回事。我母亲对这事腻烦极了。她说，每年不断地付出这些钱，她的收入简直不属于她自己了；我父亲真不知道体谅人，因为，如果不支付这笔年金，那笔钱就可以完全按我母亲的意志来支配而不受任何限制了。这件事使我非常讨厌提供年金的作法，因此，无论如何，我也决不会给别人一笔年金，从而捆住自己的手脚。”

“从一个人的收入里每年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年金，确实是件

令人不愉快的事。”达什伍德先生回答，“你母亲说得对，如果这样做，一个人的财产就不属于他自己了。受支付年金的束缚而必须定期付款，真不是件让人乐意做的事：它使一个人失去自主的权利。”

“确实；而且到头来，你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感谢。她们会认为自己有了保障，认为你并没比她们希望的做得更多，因而，简直不会引起她们的感激之情。如果我是你，凡事我都要自己裁决，我绝不会让自己受任何束缚，绝不会向任何人许诺，每年给她们什么。在许多年里，从我们的收入中每年拿出一百镑，甚至五十镑，都可能是非常麻烦的事。”

“我相信你是对的，亲爱的；这么说，还是不给年金为好；我偶尔给她们一些东西，都会比每年一次的补助金对她们的帮助大得多，因为，如果她们感到收入增加有了保障，她们就会提高生活水平，那么，到年底她们并不会因有这笔补助金而比原来富裕多少。可见最好的方法是偶尔给她们一些东西。不时地送给她们五十镑，她们就永远不会因缺钱花而苦恼了。而且我想，也足以履行我对我父亲许下的诺言了。”

“那当然啦！说真的，我总认为，你父亲根本没想让你给她们钱。我敢说，他所想的要你帮助她们，只是要你做适当的、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为她们找一所舒服的小房子啦，帮助她们搬搬东西啦，在产鱼和狩猎季节给她们送些鱼和猎物之类的东西啦，等等。我敢拿性命打赌，你父亲的意思莫过于此。要是他所想的超过于此，那就非常奇怪和毫无道理了。我亲爱的达什伍德先生，你只要想一想，你的继母和她的女儿靠七千镑的利息过活简直会舒服无比，这还不算她们每人的那一千镑，还可给她们每人每年带来五十镑的收入。当然，她们姐妹们还会从她们自己的所得中付钱给她们的母亲的。总起来，她们每年有五百镑收



“就连这些钱的一半，我都想象不出
她们怎样才能把它花掉。”

人，对四个女人来说，过什么样的生活会需要比这个数目更多的花销呢？她们只需要很少的一笔生活费。她们的家务管理根本算不得什么；她们将不用车辆、马匹，而且几乎不用仆人；她们将不交往，也就不需要任何交际费用了！你只要设想一下就可以看出她们将会多么舒适了！一年五百镑！就连这笔钱的一半，我都想象不出她们怎样才能把它花掉；至于你再给她们一些钱，这简直是荒唐的想法。她们倒是大有能力给你些什么东西呢。”

“我向你保证，我相信你是完全正确的。”达什伍德先生说，“我父亲对我的要求肯定不会比你说的含义更多。我现在非常清楚地弄明白了；我将要按你所讲的那样来亲切地对待她们、帮助她们，来严格地完成我的诺言。当我母亲和我们分居的时候，我将欣然地尽我所能安置她们。届时送给她们一些家具之类的小礼物也会使她们感到满意的。”

“当然。”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回答，“然而，有一件事必须要加以考虑：你父亲和你母亲搬到诺兰德来的时候，虽然卖掉了斯坦希尔的家具，但所有瓷器、金银餐具和绫罗绸缎都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现在都留给了你母亲。那么，只要她一搬进新居，屋子就会装得满满的了。”

“这批物件倒是确实需要考虑到的，那真是一批贵重的遗产。要是一部分金银餐具归我们所有，那倒真叫人高兴。”

“是啊；那套早餐用的瓷器就比咱们家里现在用的这套加倍漂亮。以我看来，这些东西放在任何她们能住得起的地方都过于漂亮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你父亲只想到她们。而我必须这样说：你不必对你父亲有什么特别的感激之情，也不必特别顾及他的愿望，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把世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留给她们的。”

这种说法是无可反驳的。这使约翰·达什伍德先生产生了一